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十二回 馬成龍旅店遇友 陀頭僧力大驚人

詩曰：年老逢春兩乍晴，兩晴況復近清明。天低宮殿初長日，風暖園林才囀鶯。

花似錦時高閣望，草如茵處小車行。
東風兒賜何多也，況復人間久太平。

白平被杜文興按倒要打，東上房白少將軍聽見，連忙出來說：「不可，我來也！」後面四五個家人跟隨，來至杜文興的面前，說：「達官不可，這是我一個無知的家人，他冒犯尊駕。」白安怕白平挨打，說：「我們少將軍在此！」杜文興說：「原來是少將軍，這是尊駕你的家人哪？好！」白勝祖說：「你休要見怪，他一時無知，我來賠罪！」杜文興見白少將軍和顏悅色，把氣都沒了，放開白平，說：「多有冒犯了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好。」給杜文興作揖，帶白平回轉東上房。

杜文興方要進北屋去，聽見店門外馬蹄響，有人說：「這裡好，還有鏢車在這裡哪。來人，把鏢旗子給他拔下來，我看他怎麼樣！」杜文興聽見一楞，望外一看，但則見店前有二十多匹馬，圍繞著三位騎馬的，帶四輛行李車，前呼後擁進了店，下馬進了北上房五間，那三位為首的，正是胖馬馬成龍、瘦馬馬夢太、病二郎李慶龍。這些人是討令單行，帶二十名差官人等來至四方鎮，三人住了春遠店的北上房。方洗完臉，只見白平送進一罐由京中帶來的好茶葉，說：「請三位大人的安。我們大爺住的是東上房，要在這裡看熱鬧呢！」馬成龍說：「好，我也是要住這裡看熱鬧。」白平回去，白少將軍過來見過馬成龍，四人談了一會。

只聽門外嚷：「店家，後面有潔淨房沒有？」進來了一個老道，身高九尺，膀乍腰圓，背後斜插一口寶劍，手拿蠅甩。小二帶他由東上房南邊小門進後院中去了。天有正午之時，忽聽「噹噹」的鐘響，從外面進來了一個陀頭和尚，身高一丈，膀乍腰圓，一張紫黑臉，粗眉毛，大眼睛，披散著發髻，打一道金箍；身穿一件粗藍布僧衣，青中衣，赤足；肩頭之上扛著一條鐵扁擔，一頭是一塊石頭墜，一頭是一口大鐘，重有一百二十斤；手拿木錘，連打了幾下鐘，他挑著進來，口念「阿彌陀佛」，來至院中。馬成龍看那和尚甚是雄壯，威風凜凜。看罷那和尚，心中說：「好一個雄壯和尚，真英勇！」見那和尚把鐘放下，朝著東上房念了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磕了三個頭，又往北上房磕了三個頭。那西面廚房之內小二來至和尚面前，說：「我們這裡掌櫃的有話，給你預備素齋，你吃去是回頭吃？」那和尚說：「我吃了去吧。」在西邊小天棚之下有八仙桌一張，和尚坐下，那小二送過芝麻醬、過水面來。和尚吃了幾碗，念了一聲「阿彌陀佛」。

馬成龍把跑堂叫過來說：「這和尚是化什麼哪？」小二說：「化什麼？化修四方鎮北一座小鐵善寺。他化這裡人捐資重修，化了一年了。那和尚工夫也好。」馬成龍說：「是了，你們這店是常舍齋嗎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們掌櫃的姓李，名春生，是位學而未成的名士，家大業大，開了這座春遠店。那西邊北上房後就是他的住宅，修的整齊甚好。他今年五十五歲，跟前沒有兒子，就是一位千金女兒，也是讀書。我們李掌櫃的是個文墨人，還愛交朋友，他也是世路通達之人。」那馬成龍一聽，心中甚是仰慕，想要見見這個人，又不得其門而入。小二說完了走了。

只見李春生和那化緣的和尚說話，見小二過來，問：「東上房住的是什麼人？北上房是什麼人哪？」小二說：「東房住的是大清營的白少將軍。北上房我看也是作官的，身穿著是便衣，他帶著二十個馬兵，是差官模樣打扮。」那和尚說：「現時聽說穆將軍他帶人馬至四川，幫神力王剿那吳恩，這許是穆將軍那裡的人。」那李春生說：「伙計，你去問問他那些跟人，他是作什麼的。」那和尚站起來，說：「我要告辭了。」李春生說：「不送了。」那和尚擔起那鐘來，又撞了幾下。

他才往外要走，只見從店外進來一個禿老頭兒，年約七旬，精神百倍，身高六尺，光著頭未戴帽子，連一根頭髮都沒有；身穿青藍縐夾襖，足下白襪青緞子皂鞋；手中拿一把折扇，在店門內一伸手，把那陀頭和尚抓住，說：「老蜜春個萬坨岔窩在哪裡？」那和尚說：「施主，這話我一概不懂，你說的是什麼？」那禿老頭兒一聽，把眼一瞪，另透出一番殺氣來，把那和尚鐵鐘奪過來，摔在就地，裂為兩半。和尚哈哈大笑，說：「這也無妨。我廟中還有一百六十斤的一個鐘哪，明日我拿那個化緣也好。」馬成龍和白少將軍看見禿老頭兒打那和尚，心中甚是不平。那和尚說：「合字，念剛，陀岔搖歪年上神湊字。」

書中交待，這是江湖黑話。「合字」是他們自己人，「念剛」是別說黑話，「陀岔搖歪年上神湊字」是住在西邊廟裡。那禿老頭兒哈哈大笑，說：「我找你，看看你去再談。鐘也摔了，你扛去另鑄吧。」那和尚說：「無妨，我去也。」撿起鐘來，竟自去了。那禿老頭兒站在大門那裡，似等人的模樣。白少將軍說：「這個老頭兒七十來歲，這麼大力氣，非俗等之人。」馬成龍一瞧，也說：「這個人是位英雄，可惜不知名姓是誰。」

書中交待，這位禿老頭兒就是追風仙猿侯化泰。他自那日在廣慶茶園別了孫兆英和鋼腸烈士歐陽善、鐵膽書生諸葛吉、玉面哪吒張玉峰四人，回到店內，打發周茂源、李漢卿二人回家，帶了一封信，叫他兄弟侯化和教訓兒子侯天爵、姪兒侯天貴，自己訪一個朋友去，不久必回家去。他等二人去後，自己想：「要先訪訪張廣太，然後可以往四川去趟。」主意已定，算完店帳，由京中僱了一輛車，上王家營。下車僱船過江。他自己坐著船，那日到了浙江西海岸獨龍口。此時獨龍口買賣也多了，人煙稠密。張廣太連家眷也接了來啦，在這裡新練了六營水旱馬步隊。侯化泰下船先找了一座當舖，把自己所有隨身的衣服全都當了，共當銀十兩，他只剩下舊單褲褂一身，破鞋襪子一份。他穿好了，來至衙門前一看，是總鎮帥府，有刁鬥、旗桿，新修的轆門，這裡面是鼓手樓子，蓋的甚好，也新鮮。

那衙門東西路、南北路，全有客店。他在那衙門東路天和店內，進去說：「掌櫃的，快給我找一間房，我要住店。」小二一瞧，見他連行李都沒有，說：「老頭兒，你要住店，去找那雞毛店去住，鋪三個錢的雞毛，蓋四個錢的乾草。我們這店是大店，不住閒散人，你快去吧！」侯化泰說：「我在獨龍口繞了兩個彎，瞧著這裡就數你這店小，你為什麼不住？你說吧！」那小二說：「瞧你沒行李，不住。」侯化泰說：「我這裡有錢，不欠你的，要行李作什麼？你不放心，來，我這裡有十兩銀子，交明你櫃上，我吃飯店錢，如不夠之時，你只管住我要。」掌櫃的聽見，連忙出來說：「我們這伙計太勢利眼，太不懂事務！」侯化泰說：「不要緊，你看我這是市平足銀十兩，兩錠一件，大小共三件，交給你吧。」掌櫃的接過去，打開銀櫃放在銀櫃裡，帶侯化泰至北上房之內。小二說：「貴姓啊？」侯化泰說：「姓侯。你姓什麼？」小二說：「我姓常，我們掌櫃的姓焦。」送過洗臉水來，又問道：「要什麼吃的？」侯化泰說：「我是遠方來的，不知這裡風俗，你說說都賣什麼好吃的吧。」小二說：「我們這裡煎炒烹炸、燒溜白煮，雞鴨魚肉，山珍海味，應時小賣，整桌酒席。」侯化泰說：「整桌的都是什麼酒席？你說說吧。」那小二說：「上等全席，海味燕菜全有；滿漢席、雞鴨席、八人席、行長的席，全有。」那侯化泰說：「也好，上等席幾兩銀子？」小二說：「六兩一桌，連酒帶飯。」侯化泰說：「也好，照樣給我來一桌。」小二答應下去，心中說：「這個老頭兒，他倒捨得吃，連兩頓飯錢都不夠。他住了三間上房，是一天一兩銀子。」到廚房要菜，伺候著他吃完了，然後送上茶去。那侯化泰說：「叫你再來，不叫你去吧。」他自己安歇。